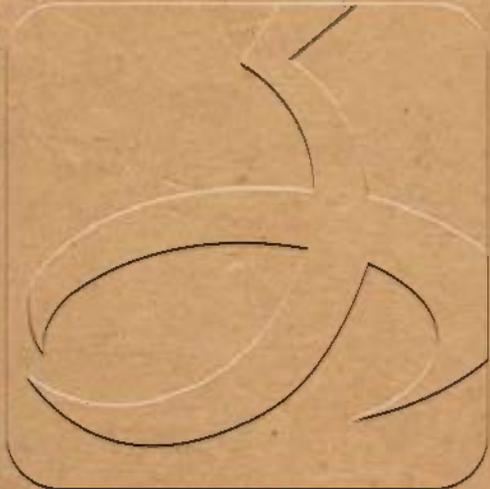




四書朱子本義匯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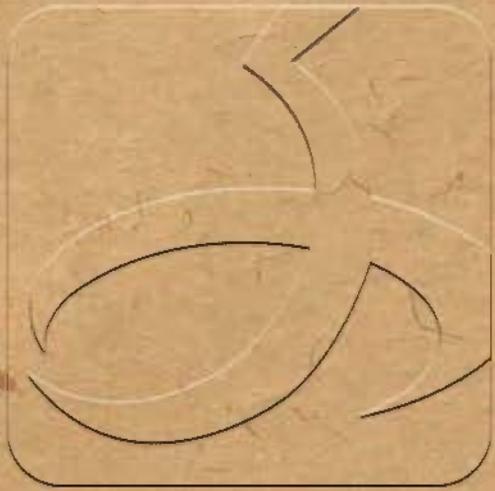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孫疏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仁山金氏曰鳴條在今解州乃湯與桀戰處○舜為父母所逐負販就時多在東方之地故云東夷之人或曰東夷西夷猶俗言東邊西邊○

或問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也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文命堂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石山金氏曰周自古公遷於岐山之下周原故號岐周在

今鳳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新安陳氏曰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蒙引孟子於

此必曰東夷之人西夷之人者非以夷字誣累二聖人也只見得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

里若不在中國之內則地之相去豈特千餘里哉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

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

下也蒙引謂中國二字對東夷西夷符節以玉為之篆刻

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

也語類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周禮中有以玉為符節又

右合其左若合符節言其同也或問小註古人所為恰與

以為信也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

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

趙氏愈曰舜至文王一千二百歲○此舉時地之最不同

者以見其同千聖總此例觀同是心理同不在事迹上論

○蒙引非以得志行乎中國為合符節以其得志而行乎

中國者若合符節也蓋主道言然不曰道而必曰云云者

是據其行事之實相合處言也○存疑古今異時彼此殊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慶源輔氏曰

着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也揆亦是道

○韓語揆一周是道一然與道字不同一即道也揆之無

不同正於事理上見孟子立說皆從實證如三子不同道而趨一先列其平生及所謂一則仁也趨非仁也此章之所謂一者道也揆非道也言以事理度之而無不同正指得志行乎中國句人直作其道一也則踈矣○度之而無不同故人皆可為舜文○精言揆字與上合字相類符節本同合之自無不同聖道本一揆之自無不一故以此聖之道揆彼聖之迹猶以符節之左合符節之右也○翼註要在兩聖字上見出揆之所以一處蓋人非聖人猶或意見趨操岐出不一既謂之聖則已造極致處自不容有二也○說統按白文其字屬聖人身上去看來當以活字作不同則屬之論聖人者其字似說不去看來當以活字作死字看指聖人心極協於揆度者言○愚按一處在聖所以一處在知聖者之能揆揆字粘屬其字則揆字似死若將其揆二字畧作停頓看出一也則揆字自活集註度之而其道無不同恐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不應作死煞字看

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釋

語末節推開說是揆之盡○愚按此章直為從古聖人發凡起例須將全部孟子論列羣聖處一一案斷分明理融神會方能鑿然信此二語千古不磨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

左傳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

水之上乘蘭草禳除不祥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

而渡之蒙引不直日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而必冠

以子產聽鄭國之政此書法也見其居為政之位而不知為政之道得為不為而乃為其所不必為者所以為可幾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慶源輔氏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蒙引只此一字便是譏子不到

不知為政。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課本會

本也。施以事言用也。按此句是一章大指。或問孔子以

子產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

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

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曰。子產濟人之事。有仁人

之心焉。其惠雖少。猶不失乎為政之本。若孟子所謂先王

之政者。乃獨以時脩橋梁而已。將不反為治之未耶。徒謹

於此而愛人之心不至。吾恐其所以自結於民者。或反不

若子產之深也。曰。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

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

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

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

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而結其驩虞之

愛。顧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已不免於有所遺矣。

况以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耶。昔諸葛武侯

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

道路。莫不繕理。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

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非不知為

政者。橋梁之脩。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何耶。曰。聞之師

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

之脩。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

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耳。

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

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

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

源之意也。此說最為得之。若范氏以為子產身相小國。非

深得民心。則無以抗大國。故其濟人如此。其急則恐子產

之意不專出於此也。語類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類

非不知為政者。孟子之言。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

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又謂其猶衆人之母。知食而

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為。終以惠勝。與曰。致堂於惠人也。論

此一段甚詳。東坡云。有及人之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盡。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江杠音

敦復堂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

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

梁。國語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數倍故遲耳。非必急於徒行而緩於車，蓋農功已畢可用

行者。成字內兼地者，脩之無者造之。民力又時將寒，汨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

一事也。或問小註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

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雙峯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未

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成了。所以民未至於病涉，若徒杠

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條辨民未病涉，正對乘輿

濟人而言，見子產之以乘輿濟人者，以民病於涉耳。若橋

梁既成，則民原未曾病涉，何事以乘輿濟人。精言惟農

功既畢，然後民力可用，故徒杠輿梁成必以十一月十二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辟。

周禮天官闢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凡外內

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辟。或問小註辟除之辟，乃趙氏

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反。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

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

或問小註君子能行

况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

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為惠又况人民之眾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蒙引不專指扛梁成一事故小註云細大之事無不畢舉每人而悅之亦不專指濟涉一事惟行辟人可也徒以出行言之却是承子產因出行而以乘輿濟人說故朱子曰與乘輿濟人正相反也○集解平政所該甚廣不專指橋梁而橋梁一事亦在其內平字宜看惟公故平惟公平故正大一平字中見王政能使人人名得其所乃正對私恩小利而言行辟人可也見得為政自有為政之體本極尊嚴無用沾沾市惠此句中已含不必濟人意下焉得人人而濟之則又見人之不能盡濟故註用况字作進一層語實則不能盡濟正見其不必濟也設有濟存不濟其為不平孰甚焉平政二字通章主腦○註當涉者眾或指水或指人皆可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曰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

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治為之井田為之封建與天下公矣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治為之井田為之封建與天下公

共使俱得其平下至於鰥寡廢疾皆得所養而微不至於次舍橋梁芻秣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王強為之哉因

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大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後世欲人人而悅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蓋如此○

說統凡政之所以不平病在為政者有市恩之意故孟子點出一悅字以破之○君子平其政是就橋梁一事上推

廣說每人而悅是就乘輿濟人上推廣說○精言曰亦不足見非惟體有所不宜恩有所難遍諸葛武侯嘗言治世

即曰力亦不足用悅人意方掃得盡按末節故為政者正與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前不知為政相照應極

言卜惠之不足事結出立言本指是一章歸宿處○此章是論為政不是駁子產子產當年偶遇徒涉以乘輿濟之

亦非必有悅人之意而聞其事者傳為美談則將以為為政所宜爾者故孟子斷其為惠而不知為政下就濟人事

推論之見君子自宜平政為政自不宜悅人其意當與驩虞皞皞論王霸之指參觀方見得此章書所關者大原非

粘定  
子產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翼註視如手足愛惜之任用之也視如腹心推載之捍衛之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參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蒙引秦漢以下中主之遇其臣槩如此國人之報所從來久矣士芥

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

之報不亦宜乎翼註如寇讎謂幸其灾而樂其禍○猜義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報施之道必至

於此孟子以深曉時君也慶源輔氏曰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潛室陳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困勉錄集註所引儀禮據儀禮

註乃是指已放而未去者於出疆三年語頗未合集註蓋引以為劄耳非本文正解也若檀弓所稱為舊君反服者乃指去國之臣言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雙

而儀禮固不載也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雙饒氏曰舊君其恩已絕尚且為其君有服不應現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

美注本義匯卷八 離婁下 七 敦復堂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

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

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輔氏曰所以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也先於其所往稱

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所以為其祿仕之地也三年而後收其

田祿所賦之里居所居之前此猶望其歸也所以示拳拳屬望之恩義

也文集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夫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

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翼註君有過則臣諫之臣有善則言於君諫行則弊革言聽則

利興故膏澤下於民諫言行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輯過三有禮是舊君自盡之道其情文

薦至如此所以起為之服義非有成例可循亦非有心於致條辨只諫行言聽二句便見君臣道合無愧手足腹

心之恩誼即此便當為之服必說去後之三有禮者以王問舊君有服故從一舊字生情蓋不說到此不足以見舊

君之終戀久而不衰而去後之服出於臣心之所不自已未如此二字雖總承却側重三有禮上但求去前之心意

交孚到此時亦倍有惻惻動人處故定須從頭說下耳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

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事載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集解只今也為臣四字便有無限感慨直從在國時賤惡情由至去國後種種刻薄與上節直天地懸隔方見得

孟子集注本義匯纂 卷八 離婁下 八 敦復堂

冠雖之視實自其君使之何服之有一筆掃盡

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

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

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君子之言蓋如此或問小註問君臣之義天倫中却與父

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不如此因舉臣罪當誅今天王聖

明曰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

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只是說如此此是去

不得處便見得君臣之義○南軒張氏曰孟子此言非獨

齊宜王所當聞為人君者苟知此義念夫感應報施之可

畏而崇高之勢不可恃反已端本之不可一日志待臣下

以從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兩可以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慶源輔氏曰可以者在時宜可為也失此幾則有欲夫而

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遜之初所以有尾

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理

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為

攜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去矣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按兩條皆兼及言外餘意本指却只是見幾而作  
輔氏說尤  
不宜夾對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

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精義尹氏曰致治之源必本於人

○或問小註君仁君義指君身而言莫不仁莫不義主下

之人而言蓋君而仁焉則國人皆化之而無有不仁者君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按此處不必如前章貼定用人行政說  
察理不精兩非字緣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

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精義伊川曰恭本為禮過恭是非

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為曰過恭過與是

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為他小子大人豈肯如此按此

條伊川特舉以見例耳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

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中也時中之義甚大

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之

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

禮蓋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事守

禮亦未為失但大人見之則為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  
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得前言往行熟財  
自能比物醜類亦能見得時中或問張子所謂真義理者  
至矣其曰守禮未為失者尤學者之所當知也○或問小  
註此言察理貴極其精不為非禮義之禮義言其於禮義  
知之極精也苟察理不精便有二者之蔽大人弗為惟窮  
理知至乃為大人耳○校註劈頭便辨別出非禮之禮非  
義之義原是從大人心中辨別出來若他人之為之者  
彼原認作是禮是義故禮義易辨也非禮非義易辨也非

卷八 離婁下 十 敦復堂

禮之禮非義之義非察理極其精者不能辨也故知先而  
 行後○潛室陳氏曰晦翁以為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可  
 之為禮亦有不辭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不受之為義行  
 融通故不為非禮義之禮義又曰大人則道全識周貫萬  
 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  
 於陳迹愚按但以變通言大人尚未為真實了義○四書  
 通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  
 不為非禮之禮因時處宜而不為非義之義蓋不惑於其  
 似而深得夫時中之道者也○條辨可與權是就變事難  
 處者言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事事皆有只為工夫粗淺  
 便見到外一層見不到內一層大人察理之精故處處見  
 得到自不為似是之非諸家多悞認到達權通變上去貽  
 害不淺○精言人惟察理不精非其事非其時而強執而  
 行之在彼未嘗不以為真禮義而不知其適成爲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也○愚按兩非字須從禮義轉出兩之字又  
 須從兩非字轉出上八字須得箇箇分明則弗爲處自自然

斬釘截鐵並與達權通變無干○大人本領身  
 在兩非字前見得向弗爲索解便落下一層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  
 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樂音 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以德足以有爲之謂才。以才養謂涵育

寬以熏陶。善以導之。俟其自化也。語類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

也。後章以賢謂中而才者也。兼有才樂有賢父兄者樂其

善養人同。終能成已也。精言不是爲子弟慶幸正是爲父兄責成此

合下便棄只是不能耐煩忍待無以養之耳終能成已非  
 有以養之而何○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之道

敦復堂

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  
 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  
 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  
 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  
 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  
 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慶源輔氏曰涵育以天地之生  
 物言薰陶以工治之成物言此循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  
 無心也蓋父子兄弟之間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  
 自化而已按此於養字極有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  
 義味然不如南軒之該渾

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

能幾何哉新安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為教也易不

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為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

也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

之見其未化遽以為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

子弟則我之賢為過子弟之不肖為不及過猶不及均之

失中耳相去能幾何哉按末二句正對照故人樂有賢父

兄何以見當養而不當棄然父兄固過矣而子弟

之甘心自棄以上累其父兄者其愧又當何如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

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精義伊川曰此只是有所擇之

曰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不為不為不為不為也張子

不義則可以為義○輯註不為有為四字虛活隨人所見

見上辨故程子下知所擇三字○人必見道分明而後能

肩荷重任有所不為則於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

之間灼然截然無毫髮疑礙故可以有為非僅為澹泊寧

靜却紛守素也程子知所擇三字義極精道極大○此節

有數說尺蠖之屈以退為進此黃老之唾餘英雄之伎倆

與聖賢道理全沒交涉即主必有守而後能有為然天下

固有能有守而不能有為者則必下一轉語曰能有守則

敦復堂

神完氣足而後可以有為此其說於而後可以有四字似得語氣先輩亦多從之然細玩註中程子之說全以知所擇為至橫渠亦云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如此說來則不為有為才是一串道理何等直捷即而後可以語氣亦未嘗不得也○集解有不為不字緊連有字說全是知擇內事不徒以定守言也字拖起下句可以有為為所在有不為處決之人惟見道分明則是非之界判如黑白不當為者必不為則當為者自必勇於為程子知所擇不但是一事有兩面並非是存為之所以然有不為與有為只是有一事有兩面並非是存為之所以然有只是不如此才能如此之意非先後之後也玩註惟能是以四字語氣甚緊故大指只在力爭上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大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誰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有奸慝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條辨是則是非則非原不

為懼後患便爾緘默然必當黜陟所關從違所係或扶公論以正人心別賢好以持國是今但於人之不善者便從而言之全為摘人陰秋逞已談笑後患其能免乎孟子所為危言以惕之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

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或問楊氏之說甚善然所為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

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愿之亂德矣○精義尹氏曰已甚則失中○語類易說中正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人合與八棒只打八棒不可說這人可惡更添一棒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溢惡皆不為已甚之事也○程氏復心曰本分謂須滿本然之分若事到這裏極了再過些子

便是已甚。○集解本分只貼所為之事之理不加毫末方貼聖人分上說。○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段干木謂為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為之準，此不為已甚之證也。聖人固天則之所存，汎應曲當，不過其則，自不至為已甚。○說統此舉至聖以示則專為過高者發藥。○李衷一日：不為已甚，猶云至當恰好，不加一毫意思之謂。如夷惠都是聖人，但清到舉世無一人可屑，就和到舉世無一人可屑去，便是加些意思，便是已甚。不消說到驚世駭俗，不是去處。此是孟子贊孔子之為至聖，不是專說孔子為平易底聖人。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精義：楊氏曰：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經：然小人哉。故孟子言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或問小註：這章書失在必字。大人理極其精，心無偏主於言也。

不先期於信而曰吾斷欲如是而言也，於行也不先期於果而曰吾斷欲如是而行也，惟隨時隨事而觀其義之所在，義當如是而信，則從而信之；而自無不果之行也。○四書通信如是而行，則從而行之，而自無不果之行也。○四書通信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在，雖不先期於信果而自然無不信果也。○愚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要自有鐵板不易底道理。大人者三字，提起自有平時精義之功，在下三句只一氣疾讀，兩不必與惟字緊相貫注，中間更畧作停頓，不得集註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已了本義，卒亦未嘗不信果句，正與兩不必相為圓合。俗解至有云：信果亦不信果。○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不信果亦可者，大謬。

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慶源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其意而著明之，以必為期尤更有功。不然則無

忌憚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為妄人之說，尤盡其弊。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先將大人赤子

分開說下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

乃併合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此不失之本體集註正是以擴

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此不失之功

字又與上正以相呼應語意圓環總歸重不失上○語類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遠須着兩頭看大人無所不知無

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

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

底人不成箇大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又曰大人人事

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大人

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拘如

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

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

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大

人之所以為大人者却緣是他存得那赤子之心而今不

可將大人之心只作通達萬變赤子只作純一無偽說蓋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純一無偽赤子之心未有所知而

純一無偽○文集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能知

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

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者簡不失字便是不同

處○精義伊川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取其純一近道也

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

水或問申之曰赤子之心全未有知然以其未有所知則

欲之累也則亦純一無偽而已衆人既有所知則雜乎

私意人欲而失之聖人則察倫明物酬酢萬變而私意人

欲終無所入於其間是以若明鏡止水之湛然不動而物

無不照也按大人亦與聖人一例看楊氏以為語化之則

未化之說也○雙峯饒氏曰赤子如饑要乳便是欲但饑

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

教復堂

偽之心而充擴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蒙引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然通達萬變其實是一無偽中來一故能萬萬從一生此理最好思量。○存疑語意是說大人者由不失其赤子之心不說是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徐思曠曰達說大人赤子只作一人看曰其赤子之心者即大人赤子時之心也又曰須要看出大人赤子同而異異而同總在不失二字內見承曉愚按此只細體味集註自見。○輯語不失赤子之心正指大人之平實非揚大人之神奇也道箇不失正從學問擴充經綸精細處看出非贊其不學不慮也愚按即云揚大人之神奇亦無不可但是從赤子順推出去便為神奇從大人逆收轉來即是平實兩邊互勘不失之義乃盡。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生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係辨養生者者字內該許多備物之典溫清之儀說然亦人道之常

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

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記檀弓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趙註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按當字只作為字看集註亦然或有訓擔當之當者殊所不必。○雙峯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新安陳氏曰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為輕相以常變從容急遽較之則送死比養生為尤重大耳。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

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孟子集注本義匪卷八 離婁下 七 敦復堂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輯語有刻入意，有道則

其進為之方也。語類君子深造之以道，語勢稍倒，道字合

挨向前去，如之以二字尋常，這般去處多，將作助語打過

了要之，却緊切如夜氣不足，以存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以

字皆不虛設。○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

次序，便是不以道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

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存疑至近，言不待

言不但一專有箇道理，合二意而一貫之，只是事事皆有

箇道理，又不待遠求，緣這道理皆融會在心，隨取隨足，譬

如地下有泉，隨他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

甚處掘便得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

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精義伊

問聞而知之者，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

得，須是篤誠燭理，上智則頓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

而得之。又曰：學者須是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

涵泳，其間然後可自得。又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至

淺近事，莫非義理。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守又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輯語有刻入意，有道則

其進為之方也。語類君子深造之以道，語勢稍倒，道字合

挨向前去，如之以二字尋常，這般去處多，將作助語打過

了要之，却緊切如夜氣不足，以存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以

字皆不虛設。○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

次序，便是不以道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

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存疑至近，言不待

言不但一專有箇道理，合二意而一貫之，只是事事皆有

箇道理，又不待遠求，緣這道理皆融會在心，隨取隨足，譬

如地下有泉，隨他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

甚處掘便得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

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精義伊

問聞而知之者，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

得，須是篤誠燭理，上智則頓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

而得之。又曰：學者須是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

涵泳，其間然後可自得。又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至

淺近事，莫非義理。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守又

離婁下 敦復堂

自可相融。精義中明道亦云。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此亦與南軒義同。但須以自然而得之之意為主。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得於心也。不得於心。則口耳焉而已。然又不可以強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夕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意言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若程子所謂篤誠燭理。潛心積慮。優游涵養。栽培深學。皆其所以造之之道。而君子之所以自得者。其所謂開淺近事。莫非義理。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便須放開。不靠書冊之類。則又著夫自得

之驗。而欲學者有以審之也。其曰放開。亦非惡其拘而故放。使開也。曰自得之。則居之安何也。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曰居之安。則資之深何也。曰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爲用。居而未安。則所藉以爲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藉以爲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何也。曰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艱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請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諸其身之右。而復值其所資之本。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汨汨。不舍晝夜。或沂或浴。無不值其來處。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語類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造之愈深。則自然得之。既自得之。而爲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這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

之驗。而欲學者有以審之也。其曰放開。亦非惡其拘而故放。使開也。曰自得之。則居之安何也。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曰居之安。則資之深何也。曰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爲用。居而未安。則所藉以爲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藉以爲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何也。曰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艱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請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諸其身之右。而復值其所資之本。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汨汨。不舍晝夜。或沂或浴。無不值其來處。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語類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造之愈深。則自然得之。既自得之。而爲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這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



如此者未句繳自得正繳深造以道。起結兩欲其一故字縮合文外有神。○程子曰學不言而

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

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

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語類問程子之說何如曰必

須以道方可潛心積慮優游 饜飫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

似專言深造故特併歸以道以補明程子之意實則不以

道者固無從深造卽以道而造之或不深者亦終無以自得

之也熟復或問語類諸條自見。○或問小註少時見雖將

出卵視之其時已至自然逆裂而出全不用彼着力有時

見其難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於自得

者其理正如此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如詩書六而詳說其理者如詩書六藝

道非欲以誇多而圖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

至約之地耳。雙峯饒氏曰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

詳說者非徒闢其靡欲人融而會之貫而通 之而已這物事未曾融時一箇是一箇才融了便會爲一

約是要約如思無邪則不敬之類按此爲確證。○或問博

者所以極夫理之散殊約則舉是散殊之理而一貫之耳

是以既博學之又詳說之而卒有會於約蓋所謂博且詳

者固未嘗出於約之外而所謂約於其博且詳者又未嘗

孟子集註本義

卷八

九

課本會

於反說約處不見親切。○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蒙引：學與說不同，學就誦習而言，說就講明而言。○翼註：上句是工夫，下句推所以用功之意。如此蓋博外無約，博之融貫處即約也。○說約說字即上說字，非有兩層說也。只是愈說愈貫，說到約處耳。其曰反者，理本由約而博，學則先博後約，沿流溯源，故曰反。○不遺云：反約而曰反說，約是就詳說時言其說之詳悉，正欲說出本來大旨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或問所謂約者，吾於論語已言之矣，此則正以知道深造之謂，其曰將以反說約者，則學非欲其徒博而亦欲其自得之深也。按此亦不必深泥。

**不可以徑約也。**語類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如何。會約便更不窮，充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深求隱僻之事，鈎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按此即註中徒博之病，若所謂徑約者，則或安於固陋，或遁於虛無，徑情率性，其為患亦不可勝言。○輯語：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功却在詳說說之會通處，即約非博之外，別尋箇約也。博而不詳說，與不博同病，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條註：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分明兩面夾定詳說，此是博約中間交接徑路。正為論語只以博約對言，孟子恐人不知博何能約，故特地點醒，使人有下手處。○愚按：此章博約相為首尾，與論語中對待之旨自微別，以詳說作前後貫輪，則於理益精，而為學愈密，不博無可詳，不詳不知反歸重而詳說之中，權扼要首尾如環，將以字只在此中領取。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引德力服人之異以明之非此章之意蓋彼皆言服人而  
以德力分王霸此則皆以德而服人養人又有公私小大  
之不同也○文集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  
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立令求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  
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遺之  
牛羊使人往為之耕之類是也○南軒張氏曰先王樂與  
人為善欲天下舉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具養  
無不應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誠服有不期  
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若霸者之所為其善者不  
過欲以善服人齊桓會許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  
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王霸之分  
了然矣○慶源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  
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難見孟  
子之言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己私也以善養  
人者以善與天下公也○新安陳氏曰一則不能服人人  
者對已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則盡乎人矣○輯  
文之祖教故上孟以力德言此章即前意而深之講到桓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此張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此范

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或問如張子之意則言無實

也而下句實字疊上句如范氏之說則言無實不祥自為

一義而下句實字與上句不相蒙愚按味朱子之意似以

前說為長○南軒張氏曰蔽賢出於媚嫉之私方其欲蔽  
賢也私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  
教復堂

為人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  
○條辨此深戒人君不可聽蔽賢之言。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史反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趙註水哉句述孔子稱水之意。辭何取句究孔子取水之意。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

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泉或以連不

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惟原泉所以常出不竭而此句又下二句總綱盈科後進是不舍中

次序放乎四海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

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

而漸進以至於極也。新安陳氏曰水惟其有原本所以不巳而漸進以至歸宿於海有本者如

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不舍

以下三句。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

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人有實

行以下因結語。故聲問過情。君子恥之二句。推出孟子借

水以箴規徐子之意。而與下節集註如人無實行而暴

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蒙引必是原泉。然後能

不已。以至於海。必有實德。然後能不已。以至於極。○原泉

固是有本者。然且放輕讀慢說。出此意。至有本者如是方

好。丁寧着實說。至下文苟為無本。便是承此有本者說去。

○困勉錄下節無本與原泉相反。七八月雨集與不舍晝

夜相反。溝澮皆盈與盈科後進相反。涸可立待與放乎四

海相反。按本節亦正須與下節對針。○汪氏曰水之可觀

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有漸。則以盈科為量。行有至。則以四海為歸。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孟子集註本義圖考 卷八 離婁下 三 敦復堂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滄古外反澗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滄田開水道也澗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

不能長久也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

之譬聲聞各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或

也范氏謂君子以情實為本名譽為末此非孟子之意孟子

之意正以誠心實行為本而言其有是者所行通達無所

不至其無是者雖有聲譽終不能久耳非以情實對各譽

為本末也尹氏自本而往者語雖約而意則周矣精義尹

氏曰是以學者必自本而往○語類所謂聲聞過情這箇

大段務外則當且更就此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

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

方得○新安陳氏曰集註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

實之情字發揮出來○條達情實就所行之實跡而言乃

從有本中發出來者有本於內而後情實見於外非即可

以情實當有本也故或問謂非以情實對各譽為本末○

存疑曰君子恥之則非仲尼之所取矣○說統使深名可

繼君子遂不恥乎况其必不能繼也○宋羽皇曰恥不恥

其他日之澗正恥其今日之盈○愚按君子不敢蒙過情

之名自是聖賢為己之學恥本不為愛護聲聞而然因此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滄古外反澗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滄田開水道也澗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

不能長久也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

之譬聲聞各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或

也范氏謂君子以情實為本名譽為末此非孟子之意孟子

之意正以誠心實行為本而言其有是者所行通達無所

不至其無是者雖有聲譽終不能久耳非以情實對各譽

為本末也尹氏自本而往者語雖約而意則周矣精義尹

氏曰是以學者必自本而往○語類所謂聲聞過情這箇

大段務外則當且更就此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

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

方得○新安陳氏曰集註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

實之情字發揮出來○條達情實就所行之實跡而言乃

從有本中發出來者有本於內而後情實見於外非即可

以情實當有本也故或問謂非以情實對各譽為本末○

存疑曰君子恥之則非仲尼之所取矣○說統使深名可

繼君子遂不恥乎况其必不能繼也○宋羽皇曰恥不恥

其他日之澗正恥其今日之盈○愚按君子不敢蒙過情

之名自是聖賢為己之學恥本不為愛護聲聞而然因此

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

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

此者曰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

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

務本乎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

只以虛譽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

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

如何爾。理固無盡也。○雙峯饒氏曰論孟二不舍晝夜所  
指不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旨川上之歎是  
也。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取切其病而易曉。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凡物之希及而慮其不免曰幾物之罕至而惜其不多曰希此曰幾希少之也亦危之也虞書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語盡括此二字中但此云人庶衆物之所以異則專主道心而言故集註只訓少字

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

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

為少異耳。幾希字畧一小按下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

乃轉出所關之重語類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

外實在於此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

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

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

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

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

本論之其理則一才稟於氣便有不同賀孫問幾希二字

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又曰人若

以私慾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  
所以謂之幾希○蒙引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則知孟  
子所謂幾希者其指甚重而非輕之之辭也○條辨論初  
頭只是一性天未嘗要以全者與人偏者與物故曰理同  
而氣異論既具形氣後則形氣既偏理亦不能全具此氣  
異理亦異集註言同得則先理而後氣言人異於物則先  
氣而後理須要反覆看○朱子謂所以不同者心以心為  
百骸九竅之主內包道理外攝形氣凡形氣皆道理之所  
貫徹而所以貫徹之者全在此心人得形氣之正此心先  
是虛靈底故雖或氣稟昏濁亦只是虛靈土有遮障克治  
之便仍然虛靈故能有以全其性物得形氣之偏此心先

是不虛靈底。故雖有一兩路明。終是死煞不活動。故都見不通。推不去。可見人之形氣正而理全。異乎物之形氣偏而理亦偏。其所以正。所以能全者。只爭這些子。虛靈耳。這些子。虛靈便是道。心去了。這些子。虛靈便是人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便只爭些子。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精義問人與禽獸懸殊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否。伊川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

能存得更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爾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下面二句如此。○語類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饑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

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又曰。人所以異者。以其有仁義禮智。若爲子而羣爲弟。而悌。禽獸豈能之哉。○知而不存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存者也。○新安陳氏曰。集註知之一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兢惕厲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按戰兢惕厲。全要從幾希字體味而出。○輯語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愚按。卽以心言。亦是載此理之心。是卽所謂道心。正所謂心之虛靈。能包得許多道理者。其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亦何嘗不於心上辨取細味語類自見。○紹聞編戰兢惕厲之心。頃刻不可忘。蓋天理人欲之幾。其間不能以髮。出乎此。則入乎彼。特在此。心操舍之間而已。凡日用之間。反觀密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主乎理而不徇乎血氣者。存之者也。其恣情徇物。以天命爲不足畏。戀人欲而不忍割。則去之者也。○說統庶民去之。則人皆禽獸矣。何以人類至今不絕。全賴君子以一人之存。存天下之去。兩句須如此看。方與下數章合。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

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

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語類明於庶物如

物便非生知地分矣。○問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

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耳。○問文勢自上看來。此

物字恐合作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說禽獸。禽獸

少一物。凡天地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

甚要緊底事。舜看來。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

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

安而行之也。精義伊川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能精義

致用性其仁而行。又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

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意以為仁義。仁義之名。世人

各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爾。或問

明物察倫而後能由仁義。程子張子之說何如。曰是二言

者。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

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矣。二夫子言之。亦以

其始終條理言之。非真以為有先後也。○語類明察是見

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不待求之於

孟子集注

離婁下

三

敦復堂

義之上更有舜之精妙在也。○紹聞編廢物皆幾希之理之所散見而人倫其大綱仁義則其大者也。舜聰明睿智周萬物故明於庶物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知叙而經正知秩而禮行故察於人倫於庶物宜於人倫厚其胞而然處即仁其釐然此則聖人之處即義是其仁義根於心而所行由此出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歷一一理會過按此綜舜一生而論之以見孟子當日所以託始於舜之意與集註不待存之之旨正互相發也。蓋既曰不待存之又曰而無不存可見孟子舉舜正是做箇君子存之底樣子雖聖人之事自微有不同然孟子當日意自在分別君子庶民不在分別聖人。○尹氏曰存之者君子此朱子所以列尹氏註於圈外。能之。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

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輯語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向是利害第二層義只當下便

有間是聖人存心之密集鮮正惟聖心無間故暫時飲酒遂有此言不但為自己嚴嗜慾并為千古杜亂萌

曰禹拜昌言詳禹問善言則拜下○慶源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條辨禹

惟此心過絕人欲不敢有一絲之智故一見旨酒惡心便生此心純在天理未嘗有一息之閒故一遇善言好心便

生此只舉二事而聖人之全體已見○語類問禹惡旨酒一章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謝之兢兢業業純亦不已在學

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意○曰他本是說聖人又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

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語類問湯執中立賢無方莫是執中道以立賢否曰

不然執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中却與子莫

之執中不同故集註下謂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

恰好無過不及而巳雙峯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

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

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若先執定這中待事

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慶源輔氏曰執中則處

義精密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愚按二者固是分貼行

政用人然執中即是欲崇天道率履不越無方即旁求俊

又簡在帝心須就聖人心窩轉辟向裏方與存之嫡派相入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

要看集註兩已字兩猶字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

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或問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

其德為聖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深明聖人之心

也且子胡不以視民如傷者例而觀之乎夫文王之民固

已無凍餒者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於道雖已與之為

一亦何害其如未之見哉若夫博施濟眾堯舜猶以為病

而君子之道夫子自謂未能其心亦若此而已矣如果聖

人也而其心侈然每以聖人自居焉則亦豈所以為聖哉

○紹聞編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莫不遑暇

食則其視民如傷可見矣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則其望道

如未見之心可想矣○條辨曰視文王之心視之也曰望

文王之心望之也如傷如求見正從文王保民之至體道

之極想像而此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泄字兼有親狎忽畧之。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

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

窺度聖人者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眾人者以其心

公至正周旋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

視之無異於一身耳是以其於人之病瘵疾痛無存不知

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存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

忘遠所以為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日迫於勢而非仁則

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為何如而指所謂仁者為何物哉○

語類聖人心如湖水上來緣以海涵一時皆得無有遠邇

○泄邇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存疑以人言若侍御僕

從之在左右者邇也賢人之在側陋及親賢之藩屏於外

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飲食隨身而在邇也如民

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

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劉上玉曰遠邇亦通時

與地而言按時地亦即包人事中○慶源輔氏曰於人所

易狎而不泄則敬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

息○韜語合二語見聖人心法精微無所不到處○紹聞

編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肉退而於其几席鴈豆

刀俎戶牖莫不銘焉其言有目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

即不泄邇之意也有曰毋曰胡傷其禍將長即不忘遠之

意也○翼註聖人全無所泄忘只因邇易泄遠易忘故分

言之○條辨聖人亦非真遠邇無分不泄邇則所以處置

天邇者必當不忘遠則所以處置夫遠者必周又遠邇只

舉兩頭邇不泄况非邇者遠不忘况非遠者真是絲毫罅

縫不入方是德之盛仁之至○按饒氏以德盛仁至分貼不泄不忘不如渾說為當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

益之其主仁食通志卷八離婁下 三 敦復堂

其事或有所不合雙峯饒氏曰施此四者之事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理却不相

遠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一箇事字○輟蓋此心同此理同二語人多誤混人心最是不同事理亦

甚不同所謂心同者只同其憂勤惕厲處所謂理同者只

同此事物當然之則聖人正於不同處推求得盡執兩用

中惟精惟一故其同為舜同孟子說周公所以能兼施正

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千古聖人相傳本天之學也○

不合非說三王彼此不合乃是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

就己與三王時勢不同處而言南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

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南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

之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土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

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

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愚按講家有以其

有不合看在此四事外者試思四事中亦何所不包舉孟子

各稱一事乃特舉大綱而言非田封建等項正其中條目

也但在本文語氣自以渾講為得○紹聞編未得之則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蓋是惟無思思則如三王之我鑿也幸

而得之則坐以待旦蓋是惟無所得則如三王之我鑿也幸

○愚按思之誠行之果此正周公所為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處蓋首一句是總冒語下乃指出不合處以發明之其

有字須如○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

此理會○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

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

心之所以不死也四書通朱子嘗云讀此章使人心惕然

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

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免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大

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紹聞編易乾之

九三實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而其辭曰君子終日乾乾

夕惕若此聖人示人第一義也南軒曰心生而不窮者

道也敬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怠則放矣死矣是以君

子以畏天命不敢違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朱子曰

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道

一美上太遠道心卷八離婁下三敦復堂

仰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嘗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愚謂觀二先生之言可以知此章所謂憂勤惕厲之意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者矣。○陳幾亭曰列聖存幾希朱子貫以憂勤惕厲四字反此四字便是般樂怠傲此八字徹上徹下舜禹訖於塗人帝王訖於氓庶。○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源

輔氏曰聖人造道之極凡有所為無不各極其至豈容更以盛不盛言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

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精義

伊川曰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楊氏曰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為作也又曰春秋始於隱公隱公即位實在于平王之時自幽王為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是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語類問先儒謂東遷之後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正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土之人法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所作東遷以後朝

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謹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松陽講義。詩亡所以由王迹之熄者。蓋自成康而下。其詩為正雅。所以咏歌政教。號令之盛。詩即王迹也。自厲宣而降。其詩為變雅。所以感慨政教。號令之衰。王迹猶存乎。詩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子既無命德討罪之權。公卿亦無好善惡惡之實。宰嚭祭伯之屬。非復曩時吉甫家父之徒。能侃侃正論於廟堂之上。大道晦而人心惑。雖草野之中。間有公論。然揚水兔爰。諸作氣象。茶然斐然。無復起廢興衰之望。王者之迹於是而滅絕矣。本因王迹熄而詩亡。因詩亡而愈見王迹之熄。此時若無人焉。別嫌疑明是。非將邪正之辨。正告天下。天下將胥淪於禽獸。而不知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舊文。而筆削焉。因會盟戰伐之事。而寓褒貶予奪之義。以禮樂征伐歸天子。以三綱五常歸人心。討其亂臣賊子。正其邪說。暴行。夫然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義炳如。而春秋一書。遂為萬古不可易之經。是春秋也。孔子作之。即舜禹湯文武周公作之也。孔子之心。一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也。○輯註春秋繼王迹不

是繼詩。詩亡只是天子下夷於諸侯。而雅降為風。所以降為風。緣天子無政教。號令行於天下。不過王國一國之詩。故只可列風。不可入雅。升降之故。在政教號令不在詩也。詩亡只是王迹熄之微。孔子作春秋。所以存王迹之熄也。○條辨春秋有褒貶與詩有美刺。亦只是一箇意思。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則詩不亡春秋尚不作。可知然則春秋雖非有意繼詩。而春秋能有王者之義。與詩存王者之義。則也。○王者不作所存者迹而已。這迹字何等鄭重。迹不熄則義便寄在這迹上。此詩不亡春秋可不作也。○愚按熄則義便無所寄。此詩亡春秋所以不可不作也。○愚按味然後字便隱然有孔子自謂竊取之意。在義固不係乎詩。却緣詩亡後不得不如此。覆頓詩亡正重傷王迹也。此孟子善道聖人憂勸惕厲處。○或問詩亡而後春秋作。有以詩止於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者。何如。曰詩之本義不可知矣。無以考其得失。然恐謂雅亡者。或近之也。○松陽講義。註以詩亡為雅亡。是主胡文定說。呂成公則云。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是以詩亡為風亡。與註不同。今當依註。然此說亦不可不知。敦復堂

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檇音逃杞音元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于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

時行事而名之也檇杞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

記惡垂戒之義也慶源輔氏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

載宋堯共鯀而已以楚史之名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

觀之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言禘舉春秋二

時以該四時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

名也正解此節只叙箇春秋之名之由為前後兩節過通

若分外作議則通章脈絡袂矣○按上節提春秋作

已就孔子之筆削而言此節脫開溯明春秋本是魯之春

秋與晉乘楚檇杞一例以見列國皆有之至其無關王迹

意尚在下其事二句內本文只是說箇一

也隱然見得所以不一者其故自有在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

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公羊傳昭公

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蓋言斷之在已所謂

主會者為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史記孔子世家孔

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東陽許氏曰上以三國之史同言

敦復堂

所由作下詳作春秋之事是其略大義以存王迹也。○存  
疑晉之乘一節言春秋本是記事之書其事則齊桓晉文  
一節正言聖人作春秋之事。○春秋始終之事皆五霸迭  
典主之此獨稱齊桓晉文舉其最盛者言也。三其字皆指  
春秋文即記事之文義即其文之義蔡氏曰義蒙上文王  
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按春秋之義亦何嘗不是王者之  
義但本文三其字累累如貫珠則意有所主故困勉錄以  
為存疑說是。○條辨上節言魯之春秋原自有事文在本  
題只重兩則字言其事共文則不過如此以趨重其義非  
孔子不能取也。上兩則字是輕重之詞下一則字是歸重  
之語。○松陽講義春秋一筆削之間變史為經變霸為王  
不必盡刪舊史之事惟即其事而明其義則雖小白重耳  
之所行而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意瞭然可見不必盡變  
舊史之文惟即其文而著其義則雖董狐倚柏之所書而  
典謨訓誥雅頌之微言昭然可知所謂撥亂反正無  
非指示人一點幾希之心。拔之於禽獸之域而躋之於君  
子之途詩亡而不亡也。王迹熄而不熄也。夫子為東周之  
志不得行於天下而悉寓之於此此其所以斷然自任而

不辭也。○精言竊取註云謙辭猶曰據予一人之私見云  
爾。大旨重取字不重竊字。若謂以匹夫竊天子大權則先  
獲戾於大義矣何以裁定天下之義乎。至因竊為謙謂夫  
子不敢以義自任者亦非也。筆則筆削則削分明斷自樂  
心。如何不以義自任。愚按宋語氣固是聖人以之自任然  
一腔矜慎之心未嘗不流露此二字中。即此可想見憂勤  
惕厲。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  
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南軒張氏曰春秋  
之史耳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以存  
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者也。○慶源  
輔氏曰春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  
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  
又謙抑如此畧無自居其功之意。此孟  
子所以因而述之以繼羣聖之後也。○此又承上章歷  
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

特言之。文武周公之所存者而共存之。其所存更大而難

起。新安陳氏曰諸經孔子之教而春秋則孔子之政也。我

以此為政亦從王迹上起義。故或問謂尹氏之言約而盡。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蒙引物皆有迹惟風與韻無迹此言

日餘。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

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精義伊川曰君子小人澤及五

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松陽講義君子小人俱指聖賢但以有位無位別言之。愚按莫如

渾敦為得。集註大約二字極穩。○南軒張氏曰五世次繁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之澤其所浸灌萬世不斬也。揚

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

竭矣服窮則遺澤寔微故五世而斬。慶源輔氏曰父子五

世經歷百五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餘澤皆當絕也五世則親盡服窮

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新安陳氏曰私竊以善其身解諸人字

日私淑艾者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洽私淑諸人者我私取

之以善其身條辨私淑諸人是倒裝文法蓋云予私竊孔

子之道以善其身乃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

也。史記孟子受業子思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

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

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

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謂義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

內雖不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為善。松陽講義孔子之澤雖百世不斬此云五世而斬者蓋即以

尋常君子小人之澤言之亦必至五世而斬而天縱之聖可知矣既在五世之內豈以未曾親炙未得為徒而其道

統迷邈乎不可接耶雖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然其流風餘韻未嘗不存所患者自暴自棄則澤

雖存而無益於吾耳若有孟子私淑之力量則雖處百世之下猶能興起而况在五世之內乎一章所重全要私淑

可看得的實。愚按兩字作意低徊兩也字穆然意遠兩句接縫間許中雖有然字一轉曲體當日抑揚宛轉之

神而語意却自一氣直下固不得以私淑諸人便不消為孔子徒却正以未得為孔子徒愈益私淑諸人此中正自

有其難其慎憂勤惕厲處若照時解以上句為感辭下句為幸辭則上下畫成兩極當筆意接尼山一段深情更從何處

領會。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

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新安陳氏

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

是也然猶分為四章答好辨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末篇

之末章列叙羣聖道統之相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今百

有餘哉其自任之重尤彰焉孟子

子一身道統攸係蓋如是夫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

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完言可以者畧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

自疑之辭也。語類可以取可以無取是先見得可以取後

蓋後來見者較是故也與死亦然。○看來可以取是初

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密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

思一般下二聯放此庶幾不礙不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

不與不死却是過薄也。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

灼然易判者存存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

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

貴存養於平時而復研幾於審處也。○過取固害於廉然

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辭三傷字火辭

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

或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

嗇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今之過取者為傷於廉則宜

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惠死為傷

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蓋奪乎彼者

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

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

例二者是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文集問取之傷廉

不難於擇矣若可與可不與可死可不死之間不幸擇之

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

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幾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精擇也

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與而輕死也。雙

峯饒氏曰傷廉與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以上面

下箇固字下面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

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按事情固

爾然本文大指只是三平。精義尹氏林氏曰公西華受

曰三者皆可否之問則如何惟義為正

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

是傷勇也引林氏語仍歸一例看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

美世本義通錄 卷八 離婁下 三十一 敦復堂

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 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 此句便為

不端後為家眾所殺愈納勝也 條辨是亦羿有罪焉是孟

立衆來下引公明儀之言而薄言其罪差薄耳 蒙引言此蒙為

解之以完得此一句氏曰使蒙為夏廷之臣羿篡夏氏凡為臣子得而誅之蒙

以義討賊雖嘗學射亦何罪之有蒙以私意思而殺之是

則為殺其師耳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 韓

語此章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固不言而明也義重

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

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

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

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

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

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

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

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夫尹之夫 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

孟子集註卷之六 離婁下 三

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

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

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

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

友而言耳。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為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

庾公於未至之先而獲免於庾公，已至之後序上段重尹

公之他端人一句叙下段重不恐害夫子一句蓋以端人

免禍形出羿之罪也。四書通：此章雖特以取友言，然使

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泚。精義：伊川曰：學者不泥

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庾公

之斯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之意，人却就上面理

會事君之道如何，又如高章問舜完廩，後井事孟子只答

他大意，人須要理會後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

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又曰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

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

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或問程子之說

前後不同何也？曰：前論讀書之法，後論處事之方。善讀者

融會而貫通焉，則亦不見其有異矣。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冑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

新也。慶源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

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

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言

樂然而作。○翼註此章重在倏忽轉移之意西子一旦而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齊戒沐浴上帝便居歆可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移按本文兩則字宜着眼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語類是無箇字得下

故下箇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跡字

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

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

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微於人天道無形而難知人事

有跡而易見○語類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

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見只有這箇便見得性○問伊川謂則語助也

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伊川之說何如曰則字不可做語助看

了則存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天下之言性者止說得故而已矣故字外難為別下字如故有所以然之意利順也

順其所以然則不失其本性矣或問天下之言性伊川以為言天下萬物之性是否曰此倒了他又勢只是云天下

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已矣如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其間矣又問後面苟求其故此故字與前面故字一般否曰

然○慶源輔氏曰性即理也雖無形而難知然不能不感發而形見於外既已形見則必有跡而易見如人性之仁

雖難知然見孺子入井則發見而為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怵惕惻隱之跡則仁之性自見也

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語類性是箇糊塗不

分明底物事且只就那故上說故却是實有痕跡底故有  
兩件如水之有順利者又有逆行者畢竟順利底是那逆  
行底是惡所以說行其所無事又說惡於鑿鑿則是那逆  
行底又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性是糊塗底物事情却  
便是實也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這便是情○利是不假  
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如無惻隱之心非  
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如無惻隱之心非  
人無羞惡之心非人皆是自然而為言智者知得此理不  
假人為順之而行我此首節所以為言智起案見其無事  
於鑿也○故是已然之跡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  
親孟子說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為  
本如星辰亦有逆行大約潛隱度者是順我前以水証此  
以星辰証皆融會下意以立言○故是本來底以順為本  
許多惻隱羞惡自是順出來其理自是如此孟子怕人將  
不好底做去故說此若將惡者為利之本如水搏之過  
頰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其性耳仁義禮智是為  
性也若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即性之  
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存相反者如殘忍之

非仁不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  
者也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一章專主智言鑿於得  
性非所謂以利為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  
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矣後世如荀卿言  
性惡揚雄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其所以  
謂之故者如何遂不能以利害為本而然也○故猶云所為  
也言凡人說性只說到性之故蓋故却以利為本利順者  
從道理上順發出來是性之所謂善也若不利為本利順者  
故下面以禹行水言之○條辨問語類有兩說一說謂天  
下之言性者只說得故而已矣此是指言性者皆能言故  
但不知故必以利為本一說謂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  
而已矣此是教人言性須驗之於故而故又必以利為本  
似後說於集註為合曰既說天下之言性也則所該者廣  
知性者也只說得故不知性者也只說得故那性隱於無  
形憑甚麼人言性只說得故即聖賢言性也只說得故下  
而已矣三字以此外無可言也但故者必以自然之勢為  
之本凡人言性究失其性者以必本其自然之勢也契緊  
賢言性乃得其性者以必本其自然之勢也契緊只在故  
孟子集註卷之八 離婁下 三

者以利為本。一句。○集解本字只當去字看非本木之本。○雙峯饒氏曰。孟子說性就自然上說。如惻隱羞惡等。但看自然發見底便是利言性。便當言故言故。便當言利。如水搏之激之便不自然了。○蒙引不可以言性一節遂為智者之事。蓋首一節是論理之自然。下二節方是言人能順其自然之理。乃為智也。○吳因之曰。本文言字不甚重。以自然言性。正以見理本自然耳。○愚按首節只當作一冒頭次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方是唱明本指。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並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

曰人物所得之理本皆利順。利無待矯揉造作於其間。如緣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為智。於是每事務為穿鑿。

而失其順利之理。○四書通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為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人為之使。然者也。

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

為害也。語類此章意在智字。言性只是從頭說下。性者渾

理者如何行得便是鑿也。鑿則非其本然之理。禹之行水亦只端的見得。須是如此順而行之而已。無績之不底正

為不順耳。○新安陳氏曰。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也。人性必善。水性必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

而導之。使水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千古謂之神禹為智

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物。斯為大智

而非小智矣。此一節以治水申言利字之意。○蒙引此節似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切不可依新安上下節強分。○居業錄事物上皆有理。順理而行。不容些子計較造作。故曰行其所無事。順理則智

不鑿而萬事治故曰大智。○歐陽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為，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在一己之私。愚按：此只利與鑿之分而已。未嘗無事且一任驚天大事，却是行其所無事，非大智而何。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

之久，其日至之度，度字須着數是日至之度，非日至之日。可坐而得。語類故字若不

將已然之迹言之，則此處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

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有少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

不如此，昔鑿之謂也。○新安陳氏曰：此又以天度申言故字之意。首一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

也。天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千年、日、南、平之時刻，亦可以坐而推致，以得之矣。○愚按：新安於前節

言利者行，所無事，非利而何言。利則皎白不待言矣。其於此節言故者，天行惟已然之迹，可見已然者之為自然，從

可知也。言故而利，即在其中。此雖分而實非分也。○蒙

苟求其故，求天與星辰之故也。○日至之度，究竟來是就星辰上推，如二十八宿，即天之體也。天無體，以星辰度數

為體。○集解：治曆者，以天之度為主，而天之度，憑星辰上推，如某星纏

其度為冬至，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按：上節言事物之理，可順而不

節之餘意，天之高，星辰之遠，正對針小智之徒，窮高騖遠者，言見天下極高遠之事，尚有其故，可求何况事物之近

明明有極順利之故，在而何用鑿為，所以深必言日至者，曉之也。通節指點之神，原是論曆。

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新唐書曆

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日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新安

敦復堂

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或月日時皆甲子為曆元蓋以建寅月為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為一歲之最初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程子曰曆家之法大抵主於日柱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着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或問小註堯夫時昏且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此堯夫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之矣二棧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月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石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為一歲則為日三

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曰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為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于歲之日至但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準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算得來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已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謂推已後之日至也○按千歲之日至語類只是說既往者然既往可致則將來亦從可推仁山說正復相足

○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精義伊川曰此章皆為智而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或問程子以為皆為智而發今以章首之言推之恐其或為性發而非智之謂也日不然章首之言所以發明天下物事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是理又皆有迹而可尋以見智之不必用前不可用其下遂言惡夫鑿智之說詳焉而卒又歸章首之意使愚謂事其專為性發則其言之詳豈當若是其倒置哉

教復堂

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

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

旨矣精義張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存疑通章大意是論理本自然而智者當順其自然

也故程子謂專為智而鑿○按為其鑿也一句尤孟子立言大指直抉要害處故總註特鐫于申之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

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集解有子之喪有子職之喪也禮父母死赴於君君弔之

○蒙引進進右師也○說統進而與右師言便是不能以禮自處○不合禮處人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便是不能以禮自處○不合

訂眾人意中惟有一右師未有孟子右師意中惟有一孟子並無眾人孟子意中無右師亦無眾人惟有一禮入門

下二句兩有字兩者字畫出紛紛藉藉情景儼然惟有一孟子在旁王驩口中皆字獨字早已冷然伏案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

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畧也精義尹氏曰惑於諸者以禮為簡古今所同也○徐辨諸臣進就時只知有右師何暇着眼孟子孟

子之不與右師言惟右師見得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

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尊者之

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周禮職喪掌諸侯及卿大

孟子集註本義匯考卷八 離婁下 是 敦復堂

之喪禮泄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

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

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

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文集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廷

之禮既然則當是之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

驩事於出弔處已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

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眾人為已甚

而姑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眾人之失也。

○南軒張氏曰衆與之言以其變於君而諂之也。右師以孟子為簡已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為榮也。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淺說禮簡正相反以失禮為簡無足怪也。而子敖以行禮為簡不亦異乎。○存疑位是本身站立位矣。階是朝廷叙列班行階有許多人位只已一人有同階而異位者集註所

以言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作兩層說。○或問愚問之

師曰陳司敗譏孔子為有黨而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

子為簡已而孟子辯之如此其办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

孟子問右師之言而曰禮也足矣無已則曰朝廷不歷位

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然猶未也而

又必盡其辭也。此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

學者於此宜致察焉。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

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語類問君子以仁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須看他上下文主甚麼說始得。這箇存心與

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便這箇在

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

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

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討只是處心按此恐人看存字  
 以深求反失故以處心依約言之然處字畢竟當存字不  
 得。問以仁存心如何下以字曰不下以字也不得按此  
 義只細體註意自見。雙峯饒氏曰以是存於心添於字  
 便見得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在仁禮  
 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  
 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仁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  
 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遇按集註既云以是存於心  
 何等切實却又加而不忘三字才見得君子居心之獨異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直將下文三自反有終身之憂  
 非仁無為非禮無行都歸兩益更無些子滲漏末節註中  
 存心不苟四字乃其歸宿處也。輯註心是活物有道心  
 有人心人從道則聖道從人則狂仁禮即道心也以仁禮  
 存心即吾心中提起道心為人心之主非外面別取箇仁  
 禮以強制此心也以字  
 存字正須善會始得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慶源輔氏曰由乎內以施於外也。述朱不

不論存發俱無間斷但用意含蓄遂節次第說出此就  
 尋常接人處見仁禮正有實際不是寂守一心。精言施  
 與發不同發者由中而達外施者以已而及人  
 ○存疑此與下二句一氣緊遞起下三自反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恒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

輔氏曰獲乎外以驗於內也。新安陳氏曰

夫驗字已舍下必不仁必無禮之意矣。述朱此連上節  
 懸空立案論理如此為下三自反地人不應一面尚宜渾  
 ○條辨才說仁禮存心便及施驗此非說向外去正以不  
 愛人敬人何以見其以仁禮存心不到人恒愛恒敬何以  
 見我為愛人者敬人者皆層層從上脫出即層層從下繳轉  
 乃見細密無間。按兩恒字是言其常理只就君子自身  
 體驗下文三自  
 反精神已到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陳氏曰橫逆物事也必自反也則

字緊從上兩節生出蓋因人不愛敬我而自反我之不愛

人敬人也此物奚宜至哉正與上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

相足見橫逆之至定非無所我何得不自反兩

節中連下五必字正見君子仁禮存心之真切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

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

心也語類忠者盡已也盡已者仁禮無一毫不盡又曰恐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

出於誠實也慶源輔氏曰

理無窮盡人有作輟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

按忠非有加於仁禮然必至忠而仁禮之分量乃盡此

君子之自反所以必極於此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

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愚按此亦妄人

真禽獸奚擇哉此二句自是絕之之辭到得於禽獸又何

難焉便是一面將橫逆劈開一面仍然以仁禮自反見禽

獸固自不足與之校而我之所以愛敬人者則正無有已

時看下面便直接是故君子每終身之憂可見此句語似

寬解意正鞭繫一垂必至如舜之為法可傳須是有苗來

外置之也或問楊氏以為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不校

信乎曰自反所以自脩學者之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

之事也其淺深之序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  
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處若反之未至而遽欲自以不校  
為高則恐其無脩首之功而陷於苟且頹惰之域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

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

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

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

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纂疏不苟二字不可

自覺不自強故無後憂或問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為法

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以見人道之盡也惟舜極

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尤可以見焉故特

舉舜而為言耶然其所謂法者亦豈舜之自為哉但性天

之妙人所難明而舜之所行有以盡發其蘊使天下後世

無不見聞故舉舜以為法耳程子所謂觀乎聖人則見天

地者正謂此也按舜之難在處人倫之變然非不可與

前橫逆相牽合語病所關不小語類我猶未免為鄉人

也是則可憂也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安得不勇四

書通君子待人者恕責已者嚴忠則不校彼之為妄人嚴  
則惟恐已之為鄉人紹聞編此章三自反之後繼之曰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開闔闢鎖待極有  
精神註中存心不苟貼有終身之憂故無後憂貼無一朝  
之患憂由內出患自外至其有無亦自君子之心有之  
無之耳乃若所憂至如舜而已矣見得均之為人我何以  
不如舜憂之必如舜而已不如舜則終無可已故曰有終  
身之憂若夫所患則亡仁禮之存於心者既有常愛敬之  
孚於人者又有素縱不能必人之不加以橫逆而能必已  
無致之之道苟已無致之之道君子豈以一朝動其心哉

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此。○按此章似是為處橫逆人說法。然於君子存心之功。直是鞭辟得盡。學者果能自檢此心所存。不苟則盡性至命之學。其亦將有以幾焉於持身涉世何有。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蒙引躬稼土饑而兼禹三過主禹而兼稷蓋治木非得播殖則無以奏艱食播種非得平水土

則無以為躬稼二者相存為用耳。新安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愚按一日當于世一日當亂世便已為

地字伏案兩賢之便已為同道及易地則皆然伏案。○語類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私

家也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日固是然事亦須量緩急問何謂緩急日若洪水之患不堪為害只是那九年泛泛底

水未便會傾瀾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其急有傾瀾都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且奔君父之急難

不過見父母亦不妨也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新安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已之樂。聖賢出處不同而孔子皆以為賢。孟子即從此生議論。正所以發孔子之意也。

○湯霍林且顏子節以退處言不重安貧意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孫遜聖人

為一故進之道在救民退之道在脩己聖人進便心乎救民退便心乎脩己惟其心一是以道同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

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田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輯語禹思天下

以三過不入之故不是虛論聖人心事也若虛論心事顏

子未嘗不思但無由已之急耳。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

仁民之思仁民之思顏子之所同職分之思禹稷之所獨

故思字須貼定由已講按如是其急是從已起見不是從

思起見集註着身任其職四字是以字乃得語脉分明。

前後節俱以禹稷顏子並言而此節單言禹稷蓋禹稷之

所以如是其急者見而顏子之所所以不急者。

自見舉單見雙意故重顏子不重禹稷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愚按就心上看原未隨感而應各盡

其道。就道上看便只看所處之地何如先提故使禹稷居

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是禹稷之任亦能

憂禹稷之憂也。精義伊川日記曰君子而時中如三過其

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

矣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張子曰禹稷顏子同道易

地皆然顏子固可以為禹稷之事顏子不伐善不施勞是

禹稷之事也顏子勿用者也顏子當禹稷之世禹稷當顏

子之世處與不處此則更難人臨時之志何如或問程子

至矣張子所謂觀人臨時志如何者尤有以曲盡夫聖賢

之心也。存疑使禹稷顏子易地而處則若能為之可見

禹稷非偏於救民顏子非偏於脩己其救民其脩己所處

之地當然也所以為同道也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按先用救之二字一頓跌起雖

被髮纓冠正為過門不入為照集註言急也蓋龍點時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

按雖閉戶可也亦正善為陋巷道遙寫照妙在上句先於救之添一在字斷以則惑也未句雖

字便發身躍出兩可也遙應兩賢之乃止明其為同道也同室鄉鄰證明地字以見各盡其理不在事迹之同語

趨問鄉鄰有鬪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用構若鄉鄰之鬪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一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

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小鬪歐救之亦無妨○此章言若是有兵戈殺人之事也只得閉門不管而已

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

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

所遇皆盡善

精義楊氏曰每讀孟子觀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為之未嘗不憫其為人也原

其心豈有他哉蓋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橫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此禽獸

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措諸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

已飢之過門不入弟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為病君子不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飯疏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

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救之者也顏淵閉戶者也不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

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明矣○二程語錄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之陋巷自樂以

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按此無與本指然亦可見顏孟不同處講家有以辨顏子為

孟子自處之道者錄此正之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狠胡 惡反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連用三不顧養為下文不得近

地步私妻子正對出妻屏子戮字危字正對責善述朱雖不必拘拘相對然說來自自有針鋒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父與其他得罪不同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屏子以示不安之意。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按章子既無世俗之不孝却緣何得不孝之名因其子父責善自起賊恩之禍故此處既將世俗撇開却用夫章子三字提起就他行其上以見章子實有罪不能為章子護也至末節則又因其出妻屏子痛自刻責惟恐更加不孝之罪則其心有可憐者故又復提夫章子三字以見章子自有心不忍為章子晦也未句是則章子已矣則統承兩夫章子而總結之作意沉吟自見得所以與遊禮貌之故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以

賊恩見其得罪於父自無可道則通國不孝之稱固不謂無因下乃提出他一段苦心處有非通國所能知者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

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

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非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

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

此則其罪益大也。

南軒張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為善耳乃或過於辭色致父之怒後又不敢安

於妻子之養以深自咎責則章亦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

是則章子已矣此句正對通國皆稱不孝說上文反覆辨

自其不孝之寃却說他做孝子不得此句只還他本等是

不絕之斷而孟子之與遊禮貌是 ○此章之旨於眾所惡

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新安陳氏曰不

不輕與絕。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

至仁也。語類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

不與之絕耳。故楊氏云云據章之所為因責善於父不相

過雖是父不是已足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

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害之大者此便是

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耳然當

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

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耳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

又欲盡雪章子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

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

屏子時直是無可挽回不得已而痛目刻責孟子亦以其心之迫切而矜之非以其行之盡善而取之也前後將行事與設心兩兩比勘益見孟子論斷不徒分毫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

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

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

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

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

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忠在心敬在貌為民望言使民望而

效之

正解室如授孟子室之室即講學之處非止一室也去反兩段要見去之所以為慮者惟薪木而已不問

所以禦寇者何如也反之所加意者惟牆屋而已不問越寇之所以退者何如也便見守道與守官不同意。條辨

從或人盍去一問直至曾子反都不是左右心事故左右之言即貫上兩層而總結之曰始於不可。曾子之去原

不問或人之可曾子之去反自如亦不問左右之不沈猶可去自當去反自當反原有師也父兄也一段意在

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

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沈猶行既曰是非汝所知

世則沈猶行畢竟知得乃不肯明言而但引負芻之未有與含蓄無窮禍曰負芻則不至如越寇之多矣從者七十

人則亦可以衛沈猶而無恐矣而終言師賓不與臣同。按

提先生為通節眼目其為師賓自己顯然但不與臣同之意直至末節始見不宜預透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

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按上節屢提先生則所以去之意

思以去則大非子思之意有不得不與明言者稱彼稱君

凜然效死勿去之義不獨明已志亦所以昭臣節也困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

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對父兄字看曾子師也子思臣也上兩節已

不去之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輔氏曰子思雖無死難之

理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

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爾軒張氏曰君子不避

理而已於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於不當預而預乃勇於

就難是亦私而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

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預其難在

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委費以服君之責有難而

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

理之所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以天理

之時中一而把心係辨集註於此章亦指出心守正見道

因地為轉移心隨道為變化心惟其是則道惟其同也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專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

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

變而不害其為同也愚按前章於禹稷顏子曰易地則貴

不。相。謀。此章於曾子子思亦曰易地則皆然所以準其行事。而事之可否可以獨為斷總之必有其不可易者而後能為其無不可易此其所以為同道也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

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瞞古

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精義尹氏曰當時之君所見如此

以異於人乎連上句讀屬齊王瞞之之意說非儲子自問也。○味一壞字必是齊王見孟子道氣巖巖覺其有異人

處因使人於居常用瞞其果有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

異人否大率是高視孟子之意人哉集解齊王之瞞是疑孟子之有異於人非疑其無異

於人也故孟子欲明已之無以異於人而特舉堯舜以曉之言雖堯舜依然是人平生日用不過人所當為之事乃是舉人共驚為異者以見其無異非其以堯舜自况

亦尚未說到人皆可為堯舜處不過因問而答就日用常行對付瞞字不必說向精微一切踐形盡性語求深反廓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

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

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

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

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

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

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墻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

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蟠塚也顧望也訕怨詈

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精義尹氏曰妻妾猶不能欺而况他人乎以驕妻妾之心而驕他人

其無恥則一揆吳因之曰孟子借齊人以形容求富貴者之醜態全在東郭墮問三句上蓋其東鑽西闖搖尾乞憐恰與乞墮轉顧相似鄙賤當世之意不言如畫○前之

告其妾者疑夫之所為也後之告其妾者悲夫之所為也○精言齊人情態不至若此妻與妾必不羞而進求富貴

利達者之所以可羞而泣者亦以其若此也○此其為廢足之道也一句指點將乞人深情秘訣和盤托出道字下

得更尖更冷按下節所以字正從此一句為照○彙解今若此固是總撮之辭然即作慚慙忿恨說不出口光景亦

妙其妾之訕亦何待其妻盡出諸口耶○末二句復摹寫齊人昏迷沉溺情不知恥曲為富貴人寫照乃更毫無遁形

富貴人寫照乃更毫無遁形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

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

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甫軒張氏曰意

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驕妻妾者徒知以得為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也妻妾知其可賤而

已不知為欲所蔽故耳徐若泉曰富貴利達君子恥言之孟子加一求字求上又加所以字千態萬狀皆在此中

徐執富貴利達之所以求與齊人墮問之所以乞在人句看做是兩樣在君子則看做是一樣其所以求之情之

術之辭之態已隱隱躍躍焉在齊婦施從一段中故硬將妻妾之羞泣入在求富貴利達人身上○按一章關鍵在

由君子觀之一句君子者誰即孟子自謂也將泰山巖巖萬鍾弗屑一對照自得○徐思曠且當以由君子觀之為



71020640

主痛罵這等人也無益即羞與泣亦惟君子見  
得耳此君子所以甘貧賤而夫不肯苟且也  
○趙氏曰

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

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勉齋黃氏且此章形容卑

流俗滔滔務為卑鄙無所不至污苟賤之態殊可賤惡然

念不在是未得則憂愁窮蹙志氣蕭然不勝其小既苟得

則志得意滿驕視庶僚閭里嗟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

於乞播而莫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

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大俗之鐵砧也

由吾子猶之限入之河以水求富貴誠難得也夫安不羞也而

二 集言不事國 卷八 課本會

不亦心者樂矣矣

